

好吃还得是萝卜干

◎卢兆盛

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说,无论是大江南北,国人冬天的饭桌上,萝卜和白菜应该是两种最常见的主打蔬菜。而萝卜的吃法,则比白菜样式更多了。

在我老家一带,萝卜除了煮、炒、焖、熬之外,还有一种别致的吃法——吃萝卜干,也就是将萝卜晒干后再变着法子吃。

老家的萝卜,只有红萝卜和白萝卜两种。记忆中,小时候,只种植红萝卜,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开始种植白萝卜。不管是红萝卜还是白萝卜,都是制作萝卜干的上好原料。不过,相对来说,红萝卜尽管个头稍小点,但皮厚实脆硬一些,且色泽更为鲜艳,所以往往成为制作萝卜干的首选。

要想吃萝卜干,那就必须先晾晒萝卜干。

每年暮秋初冬时节,正是霜天最多的时候,也是萝卜成熟之季。但凡霜天,都是风清气爽、暖阳高照、晴空万里的好天气,最适宜晾晒萝卜干。



晒萝卜干这个活儿倒是比较轻松简单。萝卜洗净后,先切开两半,再分切成约摸一指宽的条,然后摊放到竹篾上或簸箕里晾晒。通常家家户户一晒就是一两百斤萝卜。大约连续晾晒三四天后,萝卜干就晒好了。这段时日,整个村庄都弥漫着萝卜诱人的清香,吸一口气,都是萝卜浓浓的香味。

晾晒好后的萝卜干,大多数人家会将其中的一小部分储存起来,做菜时随用随取;余下的大部分则用来腌制酸辣萝卜干。

酸辣萝卜干的腌制是个技术活,每个环节都必须把握好,否则,就难以腌好。

坛子的选用,以及萝卜干入坛前的清洗、风干、拌盐等工序,都很有讲究。选坛子时,首先要考虑其密封性能好不好,而最关键的一步,便是查看坛子内壁有无砂眼和裂纹。若有,那坛子就会漏气;一旦漏气,萝卜干就会变得疲软,缺乏弹性。而萝卜干入坛之前,必须再清洗一次,确保清洁干净;但不能洗完之后马上装坛,还需将萝卜干风干,不然的话,不仅不脆,还容易长霉。萝卜干风干后,加入适量的食盐,均匀搅拌,用力揉搓,让每一根萝卜干都吸入盐分;紧接着,撒入辣椒粉,拌匀后即装坛。大约十天后,便可享用了。

母亲可以说是村里腌制萝卜干数一数二的好手。家里每年冬天都要腌制几坛萝卜干,可以吃到次年夏天。腌制好的萝卜干,色泽亮丽,酸辣适度,咸淡正好,弹性十足,脆嫩爽口,咬一口,唇齿留香,回味绵长……如若没空做菜,便可以从坛子里夹一碟腌萝卜干,直接下饭,那味道也是妙极;而喝白粥,腌萝卜干则可以说是最理想的佐菜,只需几根,便可以连喝两大碗。

那些晾晒后没有腌制的萝卜干,依然保持着萝卜原有的甜香味,适宜于烹炒各种荤菜;若用来炒腊肉、腊牛肉和腊鱼等腊味,那味道更是绝佳,堪称农家餐桌上佐酒下饭的不二之选。

萝卜干,这道来自乡间的时令特色美食佳肴,每到冬天,便总会引发远方游子浓浓的乡思。这不,早几天打电话回去,父亲告诉我,家里已经腌好了三坛萝卜干,下次回去就可以大饱口福了。

想起母亲腌制的酸辣萝卜干,我的口水又差点流了出来……

爱学习的「50后」父亲

◎叶紫檀

父亲年纪大了以后,我一直想接他到身边一起生活。但他总说故土难离,舍不得老黄(父亲养了七年的一条狗),舍不得他的几垄菜地,舍不得那群老棋友。后来还是儿子小亮出马,父亲实在扛不住外孙的软磨硬泡,才答应了下来。

我本意是接父亲来享福,没想到父亲来了以后生活上却遇到了很多困难。父亲不会用智能家电,各种扫码出行也让父亲觉得很便利,身边又没有熟悉的朋友。父亲很少出门,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与电视机为伴。

眼看着父亲的情绪一天天低落,我和老公都很着急,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儿子却说:“别担心,我有办法。”

有一天我和老公下班回家,看到父亲戴着老花镜,手里拿着一张纸,猫着腰对着空气炸锅喃喃自语:旋钮旋到180度,正面10分钟,反面再来10分钟……,父亲看到我说:“小亮说他最喜欢吃鸡翅了,可你们上班忙没时间给他做,孩子馋了。我今天就学着做一下,你们都尝尝我的手艺?”

看父亲手忙脚乱的样子,我有点于心不忍,刚想搭把手,老公使个眼色拉住我说:你看咱爸多厉害,自从爸来了之后,咱都能吃“现成”的了。晚饭的餐桌上,儿子不停地夸姥爷烤的鸡翅好吃,比妈妈做的好吃多了,我们非常捧场地消灭了整盘鸡翅。看着大家都喜欢吃他做的菜,父亲开心得像个孩子,脸上一直挂满笑容。

父亲学会了用空气炸锅,厨艺也像开挂了一样,烤鸡翅、烤蛋挞、烤披萨、糖醋鱼、麻辣香锅……,我们也很配合的经常点菜,餐桌上时不时会出现一些父亲的新作品,每次都少不了全家的一通夸赞,这让父亲感觉非常有成就感。

父亲的干劲越来越足,学习积极性也越来越高,他学会了去菜鸟驿站帮我们取件、扫码乘地铁去超市购物、用手机支付买菜……,父亲每天都很忙碌,忙他自己的学习,也忙我们小家的琐事。我们常说这个家要是没爸在这估计要乱套了,父亲每每听到都很受用,越发觉得自己责任重大。

父亲来了小半年,他凭借超强的学习能力不但适应了城市的生活,还结交了几个邻居棋友,让自己的生活过得丰富多彩。我们知道,他是因为我们这个小家庭需要他,他才努力学习适应城市生活的规则,他只是想快速融入这个原本陌生却因为女儿在这里而变得有温度的城市。

一封信(外一首)

◎阎旭东

时间过了很久
你再也没有寄信过来
第一封信搁浅在2006年的上海郊区
路灯灰暗
房舍低矮
夜班后的厂区空荡
没有那些青春的模样穿梭其间
它只剩下破败落寞
夜静的出奇
偶尔车辆呼啸而过
马路像一条河全部流向叫城市的湖泊
那时你寄一封信过来,从鹿邑小城
夜班后回到屋里
它被放在桌案上
像一叶搁浅的扁舟
而我像一只泥泞的田螺
正在爬上船桨

引喻失义

太多的日子
我们总是引喻失义
说爱如满月
盈满则亏
其实爱是无法抚摸的月色
充斥在冬日的夜晚
缓缓的流淌
流到孤单者的窗前
洗涤着白日蒙尘的心
心灵愈发明亮
甚至亮到你想割给一个人看

梧桐树下

◎陈正飞

我对冬天情有独钟,不只是因为我喜欢在漫天飞雪的冬日摄影,更多的喜爱是源于冬季给我一种特别的感觉。冬别于春的姹紫嫣红,夏的酷暑难耐,秋的硕果满枝。冬好像是一首朴实无华又清冷唯美的浪漫诗歌,银装素裹中带着丝丝宁谧,于低调奢华中书写着岁月的深情浓意。

一场秋雨一场寒,几场秋雨过后,冬日在一个悄无声息的夜里缓缓到来。在板集公园河边散步,路灯散着微白的夜光,寒雾弥漫,河面上层层晕染着弥漫的水雾,如同宣纸上漾开的水墨画,仙境般朦胧。初冬,树木变得干涸而沧桑,踩在厚厚的梧桐叶上,脚下发出的“沙沙”声。我最喜欢坐在梧桐树下的凳上,望着金黄色的叶片慢慢飘落。忽闻歌声游荡,清脆绵长,荡漾在河面上,原来是爱好唱歌的矿工在一起切磋,曼妙声调在空中悠扬。听着歌声,在河边漫步,走在梧桐树下,凝望着金黄的叶片飘飞,享受冬夜的宁静,恍若缓缓步入静美的水彩画。

走在初冬时节的梧桐树下,沐浴着暖阳的温柔,晴朗碧空的关怀,让我的心情也渐渐舒展开来,整个人变得精神起来。在一片梧桐树下站定,嗅着落叶、枯草和泥土的味道,那么熟悉,那么馨香。欣赏初冬的景色,是一场美妙的心灵之旅,也是一种视觉上的美好享受。

“断香残酒情怀恶,西风催扫梧桐落”,很喜欢李清照那首《忆秦娥·临高阁》,面对冬寒,依然不屈,枝繁叶茂,依然绿得生机无限,黄得心平气和。

人生之路,若这般安然,坚定前行,定会拥有最绚烂的风景。想到这里,那几不可微的愁绪瞬间被剥离了去。冷言少语的冬季,其实是自然万物蕴蓄生命的美好季节,是万紫千红在春天傲然绽放的厚积薄发,带给人对未来的思考、拼搏和期盼。

冬,藏也,代表着一年的终结。《诗经》有云:“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冬天用漫长的准备,来迎接一切新的生命。让我们把属于自己冬天的故事藏在心里,等到过年的时候,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你讲着,我听着,一起盼春来……

